



中国经典名著

醒世恒言

(三)

〔明〕冯梦龙 著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第十九卷 白玉娘忍苦成夫	1
第二十卷 张廷秀逃生救父	19
第二十一卷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	74
第二十二卷 吕洞宾飞剑斩黄龙	86
第二十三卷 金海陵纵欲亡身	99
第二十四卷 隋炀帝逸游召谴	138
第二十五卷 独孤生归途闹梦	152
第二十六卷 薛录事鱼服证仙	177

第十九卷 白玉娘忍苦成夫

两眼乾坤旧恨，一腔今古闲愁。隋宫吴苑旧风流，寂寞斜阳渡口。兴到豪吟百首，醉余凭吊千秋。

神仙迂怪总虚浮，只有纲常不朽。

这首《西江月》词，是劝人力行仁义，扶植纲常。从自古以来富贵空花，荣华泡影，只有那忠臣孝子，义夫节妇，名传万古，随你负担小人，闻之起敬。今日且说义夫节妇：如宋弘不弃糟糠，罗敷不从使君，此一辈岂不是扶植纲常的？又如王允欲娶高门，预逐其妇；买臣室达太晚，见弃于妻，那一辈岂不是败坏纲常的？真个是人心不同，泾渭各别。有诗为证：王允弃妻名遂损，买臣离妇志堪悲。

夫妻本是鸳鸯鸟，一对栖时一对飞。

话中单表宋末时，一个丈夫姓程，双名万里，表字鹏举，本贯彭城人氏。父亲程文业，官拜尚书。万里十六岁时，椿萱俱丧，十九岁以父荫补国子生员。生得人材魁岸，志略非凡，性好读书，兼习弓马。闻得元兵日盛，深以为忧，曾献战、守、和三策，以直言触忤时宰，恐其治罪，弃了童仆，单身潜地走出京都。却又不敢回乡，欲往江陵府，投奔京湖制置使马光祖。未到汉口，传说元将兀良哈歹统领精兵，长驱而入，势如破竹。程万里闻得这个消息，大吃一惊，遂不敢前行。踌躇之际，天色已晚，但见：片片晚霞迎落日，行行倦鸟盼归巢。

程万里想道：“且寻宿店，打听个实信，再作区处。”



其夜，只闻得户外行人，奔走不绝，却都是上路逃难来的百姓，哭哭啼啼，耳不忍闻。程万里已知元兵迫近，夜半便起身，趁众同走。走到天明，方才省得忘记了包裹在客店中。来路已远，却又不好转去取讨，身边又没盘缠，腹中又饿，不免到村落中告乞一饭，又好挣扎路途。约莫走半里远近，忽然斜插里一阵兵，直冲出来。程万里见了，飞向侧边一个林子里躲避。那枝兵不是别人，乃是元朝元帅兀良哈歹部下万户张猛的游兵。前锋哨探，见一个汉子，面目雄壮，又无包裹，躲向树林中而去，料道必是个细作，追入林中，不管好歹，一索捆翻，解到张万户营中。程万里称是避兵百姓，并非细作。

张万户见他面貌雄壮，留为家丁。程万里事出无奈，只得跟随。每日间见元兵所过，残灭如秋风扫叶，心中暗暗悲痛，正是：宁为太平犬，莫作离乱人。

却说张万户乃兴元府人氏，有千斤膂力，武艺精通。昔年在乡里间豪横，守将知得他名头，收在部下为偏裨之职。后来元兵犯境，杀了守将，叛归元朝。元主以其有献城之功，封为万户，拨在兀良哈歹部下为前部向导，屡立战功。今番从军日久，思想家里，写下一封家书，把那一路上掳掠下金银财宝，装做一车，又将掳到人口男女，分做两处，差帐前两个将校，押送回家。可怜程万里远离乡土，随着家人，一路啼啼哭哭，直至兴元府，到了张万户家里，将校把家书金银，交割明白，又令那些男女，叩见了夫人。那夫人做人贤慧，就各拨一个房户居住，每日差使伏侍。将校讨了回书，自向军前回覆去了。程万里住在兴元府，不觉又经年余。



那时宋元两朝讲和，各自罢军，壮士宁家。张万户也回到家中，与夫人相见过了，合家奴仆，都来叩头。程万里也只得随班行礼。又过数日，张万户把掳来的男女，拣身材雄壮的留了几个，其余都转卖与人。张万户唤家人来分付道：“你等不幸生于乱离时世，遭此涂炭，或有父母妻子，料必死于乱军之手。就是汝等，还有得遇我，所以尚在，逢着别个，死去几时了。今在此地，虽然是个异乡，既为主仆，即如亲人一般。今晚各配妻子与你们，可安心居住，勿生异心。后日带到军前，寻些功绩，博个出身，一般富贵。若有他念，犯出事来，断然不饶的。”家人都流泪叩头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乃老爹再生之恩，岂敢又生他念。”当晚张万户就把那掳来的妇女，点了几名。夫人又各赏几件衣服。张万户与夫人同出堂前，众妇女跟随在后。堂中灯烛辉煌，众人都叉手侍立两傍。

张万户一一唤来配合。众人一齐叩首谢恩，各自领归房户。且说程万里配得一个女子，引到房中，掩上门儿，夫妻叙礼。程万里仔细看那女子，年纪到有十五六岁，生得十分美丽，不像个以下之人。怎见得？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两道眉弯新月，一双眼注微波。青丝七尺挽盘螺，粉脸吹弹得破。望日嫦娥盼夜，秋宵织女停梭。

画堂花烛听欢呼，兀自含羞怯步。

程万里得了一个美貌女子，心中欢喜，问道：“小娘子尊姓何名？可是从幼在宅中长大的么？”那女子见问，沉吟未语，早落下两行珠泪。程万里把袖子与他拭了，问道：“娘子为何掉泪？”那女子道：“奴家本是重庆人氏，姓白，小字玉娘，父亲白忠，官为统制。四川制置使余玠，



调遣镇守嘉定府。不意余制置身亡，元将兀良哈歹乘虚来攻。食尽兵疲，力不能支。破城之日，父亲被擒，不屈而死。兀良元帅怒我父守城抗拒，将妾一门抄戮。张万户怜妾幼小，幸得免诛，带归家中为婢，伏侍夫人，不意今日得配君子。不知君乃何方人氏，亦为所掳？”程万里见说亦是羈囚，触动其心，不觉也流下泪来。把自己家乡姓名，被掳情由，细细说与。两下凄惨一场，却已二鼓。夫妻解衣就枕。一夜恩情，十分美满。明早，起身梳洗过了，双双叩谢张万户已毕，玉娘原到里边去了。程万里感张万户之德，一切干办公事，加倍用心，甚得其欢。

其夜是第三夜了，程万里独坐房中，猛然想起功名未遂，流落异国，身为下贱，玷宗辱祖，可不忠孝两虚！欲待乘间逃归，又无方便，长叹一声，潸潸泪下。正在自悲自叹之际，却好玉娘自内而出。万里慌忙拭泪相迎，容颜惨淡，余涕尚存。玉娘是个聪明女子，见貌辨色，当下挑灯共坐，叩其不乐之故。万里是个把细的人，仓卒之间，岂肯倾心吐胆。自古道：夫妻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

当下强作笑容，只答应得一句道：“没有甚事！”玉娘情知他有含糊隐匿之情，更不去问他。直至掩户息灯，解衣就寝之后，方才低低启齿，款款开言道：“程郎，妾有一言，日欲奉劝，未敢轻谈。适见郎君有不乐之色，妾已猜其八九。郎君何用相瞒！”万里道：“程某并无他意，娘子不必过疑。”玉娘道：“妾观郎君才品，必非久在人后者，何不觅便逃归，图个显祖扬宗，却甘心在此，为人奴仆，岂能得个出头的日子！”



程万里见妻子说出恁般说话，老大惊讶，心中想道：“他是妇人女子，怎么有此丈夫见识，道着我的心事？况且寻常人家，夫妇分别，还要多少留恋不舍。今成亲三日，恩爱方才起头，岂有反劝我还乡之理？只怕还是张万户教他来试我。”便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我为乱兵所执，自分必死。幸得主人释放，留为家丁，又以妻子配我，此恩天高地厚，未曾报得，岂可为此背恩忘义之事？汝勿多言！”玉娘见说，嘿然无语。程万里愈疑是张万户试他。

到明早起身，程万里思想：“张万户教他来试我，我今日偏要当面说破，固住了他的念头，不来提防，好办走路。”梳洗已过，请出张万户到厅上坐下，说道：“禀老爹，夜来妻子忽劝小人逃走。小人想来，当初被游兵捉住，蒙老爹救了性命，留作家丁，如今又配了妻子。这般恩德，未有寸报。况且小人父母已死，亲戚又无，只此便是家了，还教小人逃到那里去？小人昨夜已把他埋怨一番。恐怕他自己情虚，反来造言累害小人，故此特禀知老爹。”张万户听了，心中大怒，即唤出玉娘骂道：“你这贱婢！当初你父抗拒天兵，兀良元帅要把你阖门尽斩，我可怜你年纪幼小，饶你性命，又恐为乱军所杀，带回来恩养长大，配个丈夫。你不思报效，反教丈夫背我，要你何用！”教左右快取家法来，吊起贱婢打一百皮鞭。那玉娘满眼垂泪，哑口无言。众人连忙去取索子家法，将玉娘一索捆翻。正是：分明指与平川路，反把忠言当恶言。

程万里在旁边，见张万户发怒，要吊打妻子，心中懊悔道：“原来他是真心，到是我害他了！”又不好过来讨饶。正在危急之际，恰好夫人闻得丈夫发怒，要打玉娘，急走



出来救护。原来玉娘自到他家，因德性温柔，举止闲雅，且是女工中第一伶俐，夫人平昔极喜欢他的。名虽为婢，相待却像亲生一般，立心要把他嫁个好丈夫。因见程万里人材出众，后来必定有些好日，故此昨晚就配与为妻。今日见说要打他，不知因甚缘故，特地自己出来。见家人正待要动手，夫人止住，上前道：“相公因甚要吊打玉娘？”张万户把程万里所说之事，告与夫人。夫人叫过玉娘道：“我一向怜你幼小聪明，特拣个好丈夫配你，如何反教丈夫背主逃走？本不当救你便是，姑念初犯，与老爹讨饶，下次再不可如此！”玉娘并不回言，但是流泪。夫人对张万户道：“相公，玉娘年纪甚小，不知世务，一时言语差误，可看老身份上，姑恕这次罢。”张万户道：“既夫人讨饶，且恕这贱婢。倘若再犯，二罪俱罚。”玉娘含泪叩谢而去。张万户唤过程万里道：“你做人忠心，我自另眼看你。”程万里满口称谢，走到外边，心中又想道：“还是做下圈套来试我！若不是，怎么这样大怒要打一百，夫人刚开口讨饶，便一下不打？况夫人在里面，那里晓得这般快就出来护救？且喜昨夜不曾说别的言语还好。”

到了晚间，玉娘出来，见他虽然面带忧容，却没有丝毫怨恨意思。程万里想道：“一发是试我了。”说话越加谨慎。又过了三日，那晚，玉娘看了丈夫，上下只管相着，欲言不言，如此三四次，终是忍耐不住，又道：“妾以诚心告君，如何反告主人，几遭箠打！幸得夫人救免。然细观君才貌，必为大器，为何还不早图去计？若恋恋于此，终作人奴，亦有何望！”

程万里见妻子又劝他逃走，心中愈疑道：“前日恁般



嗔责，他岂不怕，又来说起？一定是张万户又教他来试我念头果然决否。”也不回言，径自收拾而卧。

到明早，程万里又来禀知张万户。张万户听了，暴躁如雷，连喊道：“这贱婢如此可恨，快拿来敲死了罢！”左右不敢怠缓，即向里边来唤，夫人见唤玉娘，料道又有甚事，不肯放将出来。张万户见夫人不肯放玉娘出来，转加焦躁，却又碍着夫人面皮，不好十分催逼，暗想道：“这贱婢已有外心，不如打发他去罢。倘然夫妻日久恩深，被这贱婢哄热，连这好人的心都要变了。”乃对程万里道：“这贱婢两次三番诱你逃归，其心必有他念，料然不是为你。久后必被其害。待今晚出来，明早就教人引去卖了，别拣一个好的与你为妻。”程万里见说要卖他妻子，方才明白浑家果是一片真心，懊悔失言，便道：“老爹如今警戒两番，下次谅必不敢。总再说，小人也断然不听。若把他卖了，只怕人说小人薄情，做亲才六日，就把妻子来卖。”张万户道：“我做了主，谁敢说你！”道罢，径望里边而去。夫人见丈夫进来，怒气未息，恐还要责罚玉娘，连忙教闪过一边，起身相迎，并不问起这事。张万户却又怕夫人不舍得玉娘出去，也分毫不题。

且说程万里见张万户决意要卖，心中不忍割舍，坐在房中暗泣。直到晚间，玉娘出来，对丈夫哭道：“妾以君为夫，故诚心相告，不想君反疑妾有异念，数告主人。主人性气粗雄，必然怀恨。妾不知死所矣！然妾死不足惜，但君堂堂仪表，甘为下贱，不图归计为恨耳！”程万里听说，泪如雨下，道：“贤妻良言指迷，自恨一时错见，疑主人使汝试我，故此告知，不想反累贤妻！”玉娘道：“君



若肯听妾言，虽死无恨。”

程万里见妻子恁般情真，又思明日就要分离，愈加痛泣，却又不好对他说知，含泪而寝，直哭到四更时分。玉娘见丈夫哭之不已，料必有甚事故，问道：“君如此悲恸，定是主人有害妾之意。何不明言？”程万里料瞒不过，方道：“自恨不才，有负贤妻。明日主人将欲鬻汝，势已不能挽回，故此伤痛！”

玉娘闻言，悲泣不胜。两个搅做一团，哽哽咽咽，却又不敢放声。天未明，即便起身梳洗。玉娘将所穿绣鞋一只，与丈夫换了一只旧履，道：“后日倘有见期，以此为证。万一永别，妾抱此而死，有如同穴。”说罢，复相抱而泣，各将鞋子收藏。

到了天明，张万户坐在中堂，教人来唤。程万里忍住眼泪，一齐来见。张万户道：“你这贱婢！我自幼抚你成人，有甚不好，屡教丈夫背主！本该一剑斩你便是。且看夫人分上，姑饶一死。你且到好处受用去罢。”叫过两个家人分付道：“引他到牙婆人家去，不论身价，但要寻一下等人家，磨死不受人抬举的这贱婢便了。”玉娘要求见夫人拜别，张万户不许。

玉娘向张万户拜了两拜，起来对着丈夫道声“保重”，含着眼泪，同两个家人去了。程万里腹中如割，无可奈何，送出大门而回。正是：世上万般哀苦事，无非死别与生离。

比及夫人知觉，玉娘已自出门去了。夫人晓得张万户情性，诚恐他害了玉娘性命。今日脱离虎口，到也繇他。

且说两个家人，引玉娘到牙婆家中，恰好市上有个经纪人家，要讨一婢，见玉娘生得端正，身价又轻，连忙兑



出银子，交与张万户家人，将玉娘领回家去不题。

且说程万里自从妻子去后，转思转悔，每到晚间，走进房门，便觉惨伤，取出那两只鞋儿，在灯前把玩一回，呜呜的啼泣一回。哭勾多时，方才睡卧。次后访问得，就卖在市上人家，几遍要悄地去再见一面，又恐被人觑破，报与张万户，反坏了自己大事，因此又不敢去。那张万户见他不听妻子言语，信以为实，诸事委托，毫不提防。程万里假意殷勤，愈加小心。张万户好不喜欢，又要把妻子配与。程万里不愿，道：“且慢着，候随老爷到边上去有些功绩回来，寻个名门美眷，也与老爷争气。”

光阴迅速，不觉又过年余。那时兀良哈歹在鄂州镇守，值五十诞辰，张万户昔日是他麾下裨将，收拾了许多金珠宝玉，思量要差一个能干的去贺寿，未得其人。程万里打听在肚里，思量趁此机会，脱身去罢，即来见张万户道：“闻得老爷要送兀良爷的寿礼，尚未差人。我想众人都有掌管，脱身不得。小人总是在家没有甚事，到情愿任这差使。”张万户道：“若得你去最好。只怕路上不惯，吃不得辛苦。”程万里道：“正为在家自在惯了，怕后日随老爷出征，受不得辛苦，故此先要经历些风霜劳碌，好跟老爹上阵。”张万户见他说得有理，并不疑虑，就依允了，写下问候书札，上寿礼帖，又取出一张路引，以防一路盘诘。诸事停当，择日起身。程万里打叠行李，把玉娘绣鞋，都藏好了。到临期，张万户把东西出来，交付明白，又差家人张进，作伴同行。又把十两银子与他盘缠。

程万里见又有一人同去，心中烦恼，欲要再禀，恐张万户疑惑，且待临时，又作区处。当了拜别张万户，把东



西装上生口，离了兴元，望鄂州而来。一路自有馆驿支讨口粮，并无担阁。不期一日，到了鄂州，借个饭店寓下。来日清早，二人赍了书札礼物，到帅府衙门挂号伺候。那兀良元帅是节镇重臣，故此各处差人来上寿的，不计其数，衙门前好不热闹。

三通画角，兀良元帅开门升帐。许多将官僚属，参见已过，然后中军官引各处差人进见，呈上书札礼物。兀良元帅一一看了，把礼物查收，分付在外伺候回书。众人答应出来不题。

且说程万里送礼已过，思量要走，怎奈张进同行同卧，难好脱身，心中无计可施。也是他时运已到，天使其然。那张进因在路上鞍马劳倦，却又受了些风寒，在饭店上生起病来。

程万里心中欢喜：“正合我意！”欲要就走，却又思想道：“大丈夫作事，须要来去明白。”原向帅府候了回书，到寓所看张进时，人事不省，毫无知觉。自己即便写下一封书信，一齐放入张进包裹中收好。先前这十两盘缠银子，张进便要分用，程万里要稳住张进的心，却总放在他包裹里面。等到鄂州一齐买人事送人。今日张进病倒，程万里取了这十两银子，连路引铺陈打做一包，收拾完备，却叫过主人家来分付道：“我二人乃兴元张万户老爹特差来与兀良爷上寿，还要到山东史丞相处公干。不想同伴的上路辛苦，身子有些不健，如今行动不得。若等他病好时，恐怕误了正事，只得且留在此调养几日。我先往那里公干回来，与他一齐起身。”即取出五钱银子递与道：“这薄礼权表微忱，劳主人家用心看顾，得他病体痊愈，我回时还有



重谢。”主人家不知是计，收了银子道：“早晚伏侍，不消牵挂。但长官须要作速就来便好。”程万里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又讨些饭来吃饱，背上包裹，对主人家叫声暂别，大踏步而走。正是：鳌鱼脱却金钩去，摆尾摇头再也不来。

离了鄂州，望着建康而来。一路上有了路引，不怕盘诘，并无阻滞。此时淮东地方，已尽数属了胡元，万里感伤不已。

一径到宋朝地面，取路直至临安。旧时在朝宰执，都另换了一班人物。访得现任枢密副使周翰，是父亲的门生，就馆于其家。正值度宗收录先朝旧臣子孙，全亏周翰提挈，程万里亦得补福建福清县尉。寻了个家人，取名程惠，择日上任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张进在饭店中，病了数日，方才精神清楚，眼前不见了程万里，问主人家道：“程长官怎么不见？”主人家道：“程长官十日前说还要往山东史丞相处公干，因长官有恙，他独自去了，转来同长官回去。”张进大惊道：“何尝又有山东公干！被这贼趁我有病逃了。”主人家惊问道：“长官一同来的，他怎又逃去？”张进把当初掳他情由细说，主人懊悔不迭。

张进恐怕连他衣服取去，即忙教主人家打开包裹看时，却留下一封书信，并兀良元帅回书一封，路引盘缠，尽皆取去，其余衣服，一件不失。张进道：“这贼狼子野心！老爹恁般待他，他却一心恋着南边。怪道连妻子也不要！”又将息了数日，方才行走得动，便去禀知兀良元帅，另自打发盘缠路引，一面行文挨获程万里。那张进到店中算还了饭钱，作别起身。星夜赶回家，参见张万户，把兀



良元帅回书呈上看过，又将程万里逃归之事禀知。张万户将他遗书拆开看时，上写道：门下贱役程万里，奉书恩主老爷台下：万里向蒙不杀之恩，收为厮养，委以腹心，人非草木，岂不知感。但闻越鸟南栖，狐死首丘，万里亲戚坟墓，俱在南朝，早暮思想，食不甘味。意欲禀知恩相，乞假归省，诚恐不许，以此斗胆辄行。在恩相幕从如云，岂少一走卒？放某还乡如放一鸽耳。大恩未报，刻刻于怀。衔环结草，生死不负。

张万户看罢，顿足道：“我被这贼用计瞒过，吃他逃了！”

有日拿住，教他碎尸万段。”后来张万户贪婪太过，被人参劾，全家抄没，夫妻双双气死。此是后话不题。

且说程万里自从到任以来，日夜想念玉娘恩义，不肯再娶。但南北分争，无由访觅。时光迅速，岁月如流，不觉又是二十余年。程万里因为官清正廉能，已做到闽中安抚使之职。那时宋朝气数已尽，被元世祖直捣江南，如入无人之境。

逼得宋末帝奔入广东崖山海岛中驻蹕。止有八闽全省，未经兵火。然亦弹丸之地，料难抵敌。行省官不忍百姓罹于涂炭，商议将图籍版舆，上表亦归元主。元主将合省官俱加三级。程万里升为陕西行省参知政事。到任之后，思想兴元乃是所属地方，即遣家人程惠，将了向日所赠绣鞋，并自己这只鞋儿，前来访问妻子消息，不题。

且说娶玉娘那人，是市上开酒店的顾大郎，家中颇有几贯钱钞。夫妻两口，年纪将近四十，并无男女。浑家和氏，每劝丈夫讨个丫头伏侍，生育男女。顾大郎初时恐怕



淘气，心中不肯。到是浑家叮嘱牙婆寻觅，闻得张万户家发出个女子，一力撺掇讨回家去。浑家见玉娘人物美丽，性格温存，心下欢喜，就房中侧边打个铺儿，到晚间又准备些夜饭，摆在房中。玉娘暗解其意，佯为不知，坐在厨下。和氏自家走来道：“夜饭已在房里了，你怎么反坐在此？”玉娘道：“大娘自请，婢子有在这里。”和氏道：“我们是小户人家，不像大人家有许多规矩。止要勤俭做人家，平日只是姊妹相称便了。”玉娘道：“婢子乃下贱之人，倘有不到处，得免嗔责足矣，岂敢与大娘同列！”和氏道：“不要疑虑！我不是那等嫉妒之辈，就是娶你，也到我的意思。只为官人中年无子，故此劝他取个偏房。若生得一男半女，即如与我一般。你不要害羞，可来同坐吃杯合欢酒。”玉娘道：“婢子蒙大娘抬举，非不感激。

但生来命薄，为夫所弃，誓不再适。倘必欲见辱，有死而已！”

和氏见说，心中不悦道：“你既自愿为婢，只怕吃不得这样苦哩。”玉娘道：“但凭大娘所命。若不如意，任凭责罚。”

和氏道：“既如此，可到房中伏侍。”玉娘随至房中。他夫妻对坐而饮，玉娘在旁筛酒，和氏故意难为他。直饮至夜半，顾大郎吃得大醉，衣也不脱，向床上睡了。玉娘收拾过家火，向厨中吃些夜饭，自来铺上和衣而睡。明早起来，和氏限他一日纺绩。玉娘头也不抬，不到晚都做完了，交与和氏。和氏暗暗称奇，又限他夜中趲赶多少。玉娘也不推辞，直纺到晓。

一连数日如此，毫无厌倦之意。顾大郎见他不肯向前，



日夜纺绩，只道浑家妒忌，心中不乐，又不好说得，几番背他浑家与玉娘调戏。玉娘严声厉色。顾大郎惧怕浑家知得笑话，不敢则声。过了数日，忍耐不过，一日对浑家道：“既承你的美意，娶这婢子与我，如何教他日夜纺绩，却不容他近我？”和氏道：“非我之过。只因他第一夜，如此作乔，恁般推阻，为此我故意要难他转来。你如何反为好成歉？”顾大郎不信道：“你今夜不要他纺绩，教他早睡，看是怎么？”和氏道：“这有何难！”

到晚间，玉娘交过所限生活。和氏道：“你一连做了这几时，今晚且将息一晚，明日做罢。”玉娘也十数夜未睡，觉道甚劳倦，甚合其意，吃过夜饭，收拾已完，到房中各自睡下。

玉娘是久困的人，放倒头便睡着了。顾大郎悄悄的到他铺上，轻轻揭开被，挨进身子，把他身上一摸，却原来和衣而卧。顾大郎即便与他解脱衣裳。那衣带都是死结，如何扯拽得开。顾大郎性急，把他乱扯。才扯断得一条带子，玉娘在睡梦中惊醒，连忙跳起，被顾大郎双手抱住，那里肯放。玉娘乱喊杀人，顾大郎道：“既在我家，喊也没用，不怕你不从我！”和氏在床，假做睡着，声也不则。玉娘摔脱不得，心生一计，道：“官人，你若今夜辱了婢子，明日即寻一条死路。张万户夫人平昔极爱我的，晓得我死了，料然决不与你干休。只怕那时破家荡产，连性命亦不能保，悔之晚矣。”顾大郎见说，果然害怕，只得放手，原走到自己床上睡了。玉娘眼也不合，直坐到晓。和氏见他立志如此，料不能强，反认为义女。玉娘方才放心，夜间只是和衣而卧，日夜辛勤纺织。



约有一年，玉娘估计积成布匹，比身价已有二倍，将来交与顾大郎夫妇，求为尼姑。和氏见他诚恳，更不强留，把他这些布匹，尽施与为出家之费，又备了些素礼，夫妇两人，同送到城南昙花庵出家。玉娘本性聪明，不勾三月，把那些经典讽诵得烂熟。只是心中记挂着丈夫，不知可能勾脱身走逃。将那两只鞋子，做个囊儿盛了，藏于贴肉。老尼出庵去了，就取出观玩，对着流泪。次后央老尼打听，知得乘机走了，心中欢喜，早晚诵经祈保。又感顾大郎夫妇恩德，也在佛前保佑。后来闻知张万户全家抄没，夫妇俱丧。玉娘想念夫人幼年养育之恩，大哭一场，礼忏追荐，诗云：数载难忘养育恩，看经礼忏荐夫人。

为人若肯存忠厚，虽不关亲也是亲。

且说程惠奉了主人之命，星夜赶至兴元城中，寻个客店寓下。明日往市中，访到顾大郎家里。那时顾大郎夫妇，年近七旬，须鬓俱白，店也收了，在家持斋念佛，人都称他为顾道人。程惠走至门前，见老人家正在那里扫地。程惠上前作揖道：“太公，借问一句说话。”顾老还了礼，见不是本外乡音，便道：“客官可是要问路径么？”程惠道：“不是。要问昔年张万户家出来的程娘子，可在你家了？”顾老道：“客官，你是那里来的？问他怎么？”程惠道：“我是他的亲戚，幼年离乱时失散，如今特来寻访。”顾老道：“不要说起！当初我因无子，要娶他做个通房。不想自到家来，从不曾解衣而睡。

我几番捉弄他，他执意不从。见他立性贞烈，不敢相犯，到认做义女，与老荆就如嫡亲母子。且是勤俭纺织，有时直做到天明。不上一年，将做成布匹，抵偿身价，要

